



方先生選十
首
以首
以首
以首

傳

父尚未潔
妾亦未之

潛虛先生文集卷九

傳書事附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為與人其母曰呂媪皆冥
頑無知識烈婦既長嫁夫曰周二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雜髮
為生與其婦翁皆賤業兩人流離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
焉烈婦所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靜明大義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
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有姪倘男也為君撫之以延
周氏血食不也即死以從君耳既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為買棺殯周二既
畢乃相與議曰婚死費不貲無以償之又女方年少無所依曷嫁之得聘
幣以償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於父母之前
自明己志父母不聽乃遍屬媒氏為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

烈婦之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能脫哭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
倘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
奈何是時烈婦有娠且六七月烈婦曰事急吾不能待也遂取周二
薙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具其狀於巡撫巡撫
上書請旌之

詔如例建表設坊於其門縣諸生許登達好義之士懼其久而不傳也為
立碑於其墓上而謁文於福夫氏

贊曰余頃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為言烈婦事甚具且曰吾縣數十百年
獨有三婦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
某妻與周烈婦同旌而張烈婦富貴家官吏皆求貨於張氏張氏不從故
寢不旌

徐節婦傳

徐節婦山東郟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鶚之女也年十八歸於同縣太學
生徐廷鑑嘗是時其舅既歿而其姑湯氏亦已老矣鑑兄弟凡數人皆同
居廷鑑有妻二人曰朱氏曰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有
二子曰慶淑曰濟明慶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姑死未殮先是延綏羣
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闖入至是兵至圍郟郟人閉城設守廷鑑
兄弟皆登堙明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既退還家殮姑
屍尋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於骸骨撐柱之中累累然殯且葬之既畢而
節婦仰天泣曰吾今其可以死也夫顧其兩子皆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
人或且二三歲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於是斷髮毀容復理其家舊
業諸孤攜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受學皆有成為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
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歿郟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
寡距其卒時凡四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

十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微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者何可勝數雖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薄海外而一旦九廟隳子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綫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孤嗚呼廢興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哉

郭烈婦傳

在油送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父母相繼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屢日其舅與其姑曰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且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

漿

日

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卒烈婦擗踊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即從去死明日兄與女兄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尚未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遂櫛髮易服將就

矣拜辭舅姑及家眾執永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妣矣詣翰柩拜且祝勿遽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外皆哭失聲烈婦環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綴甫及項而絕聞日而其嫂至視其顏如生日忽聞旋暝時年二十有五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即第學士為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為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為余言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其妻與妾皆從死嗟呼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蘿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

節烈著者頗時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戴節婦傳

存正未選

戴節婦者江寧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所以成節婦之志也汪氏與泰興戴氏世為婚姻戴氏有子曰宏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即節婦也節婦未嫁而宏毅死先是節夢見一男子立其前旁有媪指之曰此而婚宏毅也宏毅告以己且死節婦啼而寤旦日果得宏凶問於是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於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至戴氏臨喪次哭之極哀見者皆為感動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為戴氏婦非汪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強也遂老於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

贊曰女子未嫁而為其夫死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為之則凡所為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於人數矣是則女子未嫁而為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乎禮之文而要為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泰興為余道節婦事如是余故樂為之書

王烈婦傳

存正未選

王烈婦傅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為千總戍沂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王舍人為側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婦哭痛絕食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眾皆止之不可曰盍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為勸譬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聞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姑緩之曰待具衾襚乃自制衾襚諸子猶欲緩之以冀其變也曰待外姻至既而外姻至烈婦顧視日影曰可矣諸子度其志不可奪曰請受拜諸子皆拜烈婦受者再答者再諸子婦拜亦如

之家人咸拜坐受畢烈婦起辭眾以衣一襲授其母曰毋傷我乃自縊於舍人極側甫引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也距舍人卒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如生舍人諸子喪之以貴妾之禮而從葬於舍人之兆
贊曰舍人子及諸孫多與余遊示余以烈婦行狀且曰烈婦性慧而婉絕不苟言笑其將死也家人皆哭失聲而烈婦從容如平時嗚呼死生亦大矣若烈婦之所為豈偶然哉

李節婦傳 〇〇

節婦姓李氏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將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姓而不宗者俱相與為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鯨廷鯨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誓守死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之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沒

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嫠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能守節者自完而節婦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主兵者皆為感動卒釋之得以遂志歿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月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節婦之名著於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曆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為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頹敗零落不能如其曩時而節婦以一女子歸然傑起撐柱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尚不替也贊曰昔震川歸氏嘗以婦人之從夫死者為賢智之過也余以為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己無所依而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死可也不然而守志以沒世者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為立後而有從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為尤難也耶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處此者

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其力為之而已矣

袁烈婦傳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母有痼疾烈婦左右服事無違十年而姑死是時玉修病瘵久知不可起念其妻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為夫具棺即買木為兩棺及衣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烈婦腕烈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殊家人救之又兩日而玉修死烈婦呼天痛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夫之喪先是自烈婦歸袁死喪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動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惛惛日進米數溢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勒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

相從宿而時時為寬譬之烈婦曰吾不祥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既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為袁氏延一息且年尚少不死將何如從姑為歎息泣下事既竣烈婦且悲且喜曰嗚呼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工為己塗棺命肩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蘇歸拜其夫之主哭踊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於地曰吾億極矣欲少休入室距戶須臾家人啓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剄死矣年二十七時盛暑棺五日不闔顏如生蠅蚋皆不近贊曰烈婦所以報袁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感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與余友王云劬曰烈婦故柔婉浚浚如愚云劬喟然歎息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石里村長適張文達次適周

志達歲乙酉

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文達故以負販為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為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見殺也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滄暑屍積城下者纍纍皆糜爛不可辨識乃已既喪其夫又無舅姑其兄欲迎之歸謝曰吾夫雖死然此固夫家也義不可歸寧母氏次事其舅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涕泣被面謝曰新婦所以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耶久之姑得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依而姊居既葬家財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故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三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為生壙以待死吳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為尼有一老尼教兩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曰不可婦人

之髮奈何與男子同去之次日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年七十尚躬耕如曩時鄉之人悲之請聞於有司以旌其門兩人泣且謝曰吾姊妹不幸遭多難廉恥自愛何旌之有也且又無後將旌之以為誰榮乎鄉之人卒不能強也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大兵之初入關也淄川人孫之獬即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於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於道而不悔也嗚呼彼孫氏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

四聖不傳文
別不潔傳後
作歌尤不合
體標為則
入改思作記

及避多罹於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於是有四貞
 烈事傳於世其一為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居西域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
 挾婦以行婦無懼色行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為渡婦佯懼曰予婦人
 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曰諾即負婦渡橋婦佯懼逡巡賊背而
 持之以力至橫木上婦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為
 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為計而賊屢浮
 屢沉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
 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蓋有木_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
 而木_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毋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
 之曰不且殺汝婦乃攜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其夫循運
 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井深
 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一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

汝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扶我上
 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為梯
 而推婦使上婦既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頸而奮力
 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併土擊而填之乃奔
 靖南侯之駐儀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_所低偽
 失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已早死女年及笄
 有美色其父日與媒妁謀曰軍中苟不惜貨_時吾無惜_所吾女於是兵來視
 者紛紛父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此為恭將為游
 擊行且為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父謂貞女曰女行有日矣他日富貴
 勿而翁是忘貞女唯唯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為容貌其父不
 之疑也而貞女遂乘間自縊死縣諸生高配天聞而歎曰嗟呼為此女者
 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

欲斷於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貪尚未厭欲先以己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

若貞女者可謂仁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為歌以弔貞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名媛天產兮下處蓬蒿一行卒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於亂離兮恍更若得遂適其道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兒兮更快心於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似可不同於劫賊何輕一死之等於鴻毛是其立志較然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亂曰氣撼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嶽兮邁孫吳蘭芷之幹而亦可以插霄漢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蕪嗚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羗不知見危之薦紳耆老其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煙水兮茫茫山林深兮虎豹藏太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溟兮波瀾澎湃而不同其汪洋千古浩浩兮往來更代而時著其嘉臧中有一德兮歷百變而益先不本於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魂兮歸

何方魂兮魂兮奚所望魂兮紛不可以久留兮我心皇岱嶽未足以家兮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蛟螭黃瀾漳沓冥兮豐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近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清輦兮從鳳凰西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翔獨下土兮失姪姜思之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遠日旁驅先逐影穿窮桑烏兔奔飛匆匆忙忙有美彷彿坐高堂心知和樂兮悅未央

詹烈婦傳

亦在末選

詹烈婦姓王氏安慶桐城人年十七歸詹大功閱二年大功病且死與父母訣曰兒不孝不能長事父母新婦服闋即嫁之烈婦聞而志曰是言也何為出諸口也及大功卒烈婦盡出己衣裳納諸棺中既成服又盡出其首飾巾帶獻於姑以及諸姑妯娌皆遍眾皆怪之烈婦曰吾方在衰經之中無所事此於是家人恐其死也防之甚密至三日期烈婦收淚請姑加餐

此文叙之類
脫去恒誤
考補遺

姑曰汝食吾方食烈婦不得已勉為一餐復親奉飲食於舅曰新婦平時奉舅必假手於姑蓋兒在則為婦今兒沒是即女也今而後當就養左右矣至是舅姑皆防之稍疏至四日晨起薦茶於柩哭極哀入房自刎死里中諸生列其狀於官督學使者旌其門曰閭內完人是歲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吾縣在明時號為禮義之邦沿至於今而故家遺風多不復存矣獨閨幃之中猶有曩時之風烈余且次第採而傳之而先為著詹烈婦事如此

朱烈女傳

朱烈女寶其先溧水人遷江寧之淮清橋烈女
家貧困烈女工刺繡得直以助養殮烈女有從
取傳中所載忠孝節義事視之一日刺繡牖下忽點頭沉吟母笑曰兒吟

此子便不可

詩耶曰非也偶憶書中語服其論之篤耳每讀先聖賢格言輒為人講解之贊歎稱誦不能釋諸口母素病骨痛每疾發烈女為撫摩忘倦夜以繼日痛止乃已一日忽泣謂母曰兒苟亡誰為母侍疾者閱日而烈女死先是烈女許聘沈氏子曰儀安沈氏與朱氏鄰也儀安素患瘵醫者言不可治至是養疴僧寺中卒不起鄰有童子常往來朱氏為言凌晨沈氏子已死烈女父當戶聞之入與妻耳語乃更衣易蹟往弔於僧寺烈女已童子語謬謂父曰天寒誰家新喪復煩出也父詭以他喪告遂出烈女謂母今日寒甚需火請母入作火入以他事教其兄出門去乃施膏沐為容衣新衣嫂笑謂之曰姑赴誰家宴耶烈女曰雨雪匝旬今且晴聊一檢點嫂乃相戲耶嫂亦往厨下為炊而烈女自縊死吳年二十有二其父自僧寺歸而烈女已死閱七日葬於沈氏之祖塋在聚寶門外朱家塋是歲康熙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是江寧有汪氏女。未嫁而為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又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旌。烈女時以為戚嘗以告其從道新曰。吾望汝登科第。無他。為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為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夫者。烏在其為慈孝哉。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子時。周旋左。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而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為擇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為煥求婚於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為嫌。猶豫未決。乃占之。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婦成婚。明年正月。攜其家抵署。先是元煥故羸弱多病。至是以勞劇。病大作。遂居外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

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病益篤。不可起。告烈婦視元煥。元煥曰。吾與汝為夫婦。恩義未洽。吾旦暮且死。汝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之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屢日夜不聽。曰。兄。男子為諸生。不如我一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曰。吾子甫死。而婦復以身殉。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為苦。而以死為樂。何傷。和之有耶。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真苦矣。家有塾師仇先生。與烈婦家有姻親。乃請見烈婦。烈婦見之。仇先生曰。婦人之義。不可缺一者。曰節。曰孝。曰慈。今元煥死。而汝上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責。皆在汝。奈何。狗磴磴之節。而昧孝慈之義。乎。烈婦曰。先生言良是。然此三者兼之。為難。吾惟擇其一而為之可耳。仇先生語反覆良久。不能屈。再拜而退。明日。姑率諸婦女至中堂。召烈婦。泣勸之。皆悲不自勝。烈婦

此替太氣
味就卜吉
為補卷之

曰此可喜無可悲也乃悉出衣裳遍及家眾時已昏退將就縊其兄隨至
別室猶談啜茗如平常顧視侍婢皆有懼色烈婦曰毋懼吾有至性死必
無惡狀且亦不厲也我死或結不能解當翦斷之乃一手持燭一手持盤
中物皆翦也其兄送至寢門外烈婦謂兄曰與兄別矣入室整衣裾登牀
繫帕於窗櫺外人聞窗紙有聲推戶入視之見烈婦跌坐牀上帕環尚寬
而頸圍毫無痕不知其何遂瞑目也異香滿室室氣如生時距元煥死二

日耳年二十有六元煥之死以情之烈抑之有謂夫而先死於下之

贊曰此不為之聖人言也李先先生篤厚長者為吾郡二守人皆稱

為清廉常以上官之檄來金陵輒訪余於客舍相與飲酒論文今年夏四

月復來金陵為余言烈婦事如此耳請而命為之傳余故考孫徵君在天啓中

周旋楊左之難名震一時已而知天下將亂徵君不出講學授徒以老今

聞其子孫皆賢不墮其世古人有言曰培塿無松柏兩家之有烈婦也宜
哉

節孝唐孺人傳

古在清選

此子此孝
心即文之出
之要而不選

唐孺人宣城諸生張心陽女歸於同縣唐壁五壁五之父是為存齋先生
慷慨有大節者也順治中唐氏家禍屢作先是存齋師事休寧金聲聲以
起義兵死存齋為仇家所誣陷被逮至安慶壁五往救之墮水死當是時
孺人年二十有六有子曰盛際生六年耳已而存齋事得解還家孺人跪
而請曰新婦將從亡夫於地下撫吾孤有舅姑在先是孺人不食者已數
日矣存齋夫婦勸令飲食終不進因泣曰守義者豈必在死况新婦非途
窮無所歸者舅姑在堂孤兒在膝脫一旦死是愈增我憂也孺人涕泣受
命因茹素以終身焉孺人事舅姑仁孝純篤數十年無間迨舅姑沒歲時
祭祀每悽慘見於顏面曰孰來呼吾而教誡之乎吾雖有菽水曷能侍几

筵而親奉之乎教子及孫皆極嚴厲常謂之曰爾家世有令德讀書之澤逮爾輩十餘世矣爾不自奮勵吾豈忍見一經之傳自爾而墮子及孫克自豎立皆有聲名孺人年七十無疾卒

贊曰吾友王耕書與孺人家世為姻好知孺人最悉嘗為余言孺人平生無笑容一門之內伯叔子姪未嘗聞其聲音晚年修祠宇立義塚周恤窮困皆人所難者要不足為孺人重余故著其大者

西河婦在山女合傳

西河婦浙江蕭山人忘其姓氏家於縣之西河里其夫貧不事生產而嗜酒其負酒家錢不贖婦工刺繡得直輒沽酒以供夫飲夫飲必醉醉輒怒罵其婦而婦無怨言如此者且十餘年一日其夫歸笑謂婦曰苦而終身不能償奈酒債今夕遣而就樂土此非汝家也探懷中出白金示之曰將以而身償所負婦曰吾十指供夫飲不足何惜一身時夫已醉大笑出門

去婦藏及懷中默然獨坐及昏有攜紅燈來一老嫗撫婦背曰速更衣婦起南面再拜不更衣疾趨就肩輿至所適之家眾女爭挑燈督廉視之婦已自刎而死血淋漓滿身皆驚走縣城十里有在山富民世居山下力田煮海為生有女年及笄許聘聞氏將行而聞氏子暴卒女麻衰隨母往弔泣奠畢母欲攜女歸女曰女已歸復何所歸其舅姑私相語曰農家女安知守節且年甚少而能保其後之無悔乎復勸女隨母還女涕泣不肯舅姑曰必不得已俟葬吾子而後歸耳於是母歸而女留久之卜葬有日矣女囑其夫之兄曰葬具寧多為備及葬女至墳側視塚已封泣而祭之暮抵家家人謀乘間勸還母家頃之有童子云新人扃戶寂無聲姑疾趨叩戶不應從壁竄窺之見女縞衣懸梁問死矣葬具頗有餘者明日合葬於其夫之穴

贊曰此二事吾聞之蕭山人毛季璉云蓋皆在康熙甲寅以後此有好義

者聞於官請具狀旌表官方急催科且贖貨以事上官怒曰吾安能為此
迂濶事縣人皆笑之居無何官以賢良徵入京尋為大吏

李烈婦傳

亦在油蓬

李烈婦姓孫氏安丘之凌河里人年十七歸同縣李檢烈婦既歸檢姑已
歿而其祖姑尚存烈婦事祖姑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
仁孝恨不令其姑見之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踰時弗
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掌批烈婦之頰人皆謂不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
從夫子豈有憾焉頃之檢死烈婦請於其舅曰舅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
日死祖姑與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烈婦涕泣
不可遂出其笥中衣裳分給皆徧餘或焚之烈婦父母及其兄弟聞之皆
來環守烈婦曰吾必不肯為未亡人貽父母憂且吾與壻約同死豈可負
乎夜半仰藥死整襟端坐面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

贊曰女子之不幸失所天而身從死與夫守節不他適者皆天下之大義
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猶易夫人尋常一小事尚多有濡忍不決而
況生死之際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歎息蓋嘗聞孫氏李氏兩家皆巨
族貴顯詩書之澤被於婦人矣嗚呼豈不盛哉

吳烈婦傳

亦在油蓬

吳烈婦姓戴氏名賢字德芳錢塘諸生吳錫之妻也吳與戴皆新安人而
高於杭州因家焉烈婦生十年父卒哀毀如成人人皆異之年十七歸吳
錫錫年少好學自幼時人皆以神童稱之烈婦歸一年而錫病病寢劇烈
婦日夜拜家廟禱於天願減己壽以益夫久之度不可起乃請於錫願先
死錫曰汝先我死是趣我死也烈婦泣而止及錫卒烈婦觸柱流血拔鬢
髮幾盡於是裹衣悉易麤麻密緝其領衽凡自經者再皆為家人所救不
死又吞金指環數枚亦不死謂之曰兒素以孝聞母在胡可

此其甚矣
何不遂不
之矣
於減耳

近人文家列
婦傳極多必
其死有道
而文之叙
者乃有信
文不之信也

死也。烈婦曰：事母有兄，在其舅姑，復勸慰之曰：吾為錫立後，新婦撫之以事，兩人不亦可乎？烈婦曰：事翁姑有叔在，至立後之事，翁自為之。新婦志決矣，不用生為也。然家人愈防之，無稍間，得死時，錫死已踰四旬，烈婦歎曰：不意此身今日尚在人間，先是絕食已七日，氣息僅屬，至是恐不即死，密取金簪斷為數段，復碎玻璃鏡，雜吞之，肝膽破裂，吐碧水斗餘而死。年二十有二，是為康熙戊辰三月二十四日也。烈婦且死，謂侍婢曰：斂我勿易我衣，勿圖我容，令畫工得見我也。於是自巡撫都御史以下，皆祭吊烈婦，而其親黨醵金，建吞金祠於烈婦塚旁。塚在西湖之葛賢嶺下。

贊曰：烈婦，余族女也。以余所聞，烈婦平生蓋古所稱備四德者。至其慷慨殉夫，吞金裂膽，何其死之苦也。然不如是之苦，無以見烈婦之奇。嗚呼！西湖之濱，岳少保于尚書之祠，與墓在焉，而烈婦一弱女子，巍然鼎峙其間，豈不賢乎哉！

謝烈婦傳

謝烈婦，姓方氏，名月容，字素玉，江南祁門人。其父曰一聖，明末為遼東監軍，烈婦庶出也。未嫁時，兩刳股以救其父，與嫡母人皆奇之。年十五，歸同縣諸生謝天恩。天恩，世家子，明亡，父廷椿已罷官，僑居廣平之清河。聞京師陷，與妻游氏北嚮，自經死。順治庚寅，天恩年十四，贅於方氏。當是時，天恩家已破，年少負氣，自以祖父在明時，皆大官，感慨悲吟，又狷隘不能容物，與烈婦兄繼貴不相能。繼貴性凶暴，時時欲殺天恩。烈婦為左右之得免已，而繼貴私造印數十為文書，署官爵，雜載平生所惡鄉里姓名。天恩亦與焉，使人告上官以謀反，盡捕去，榜掠無完膚，終無驗，捕者多釋去。而天恩猶繫江寧獄中。繼貴使謂烈婦曰：天恩死矣，妹宜改適他氏。初，天恩被逮時，烈婦已有娠，至是猶豫未信，因自矐其左目，以明無他志。繼貴怒曰：侯妹舉子，吾當殺之，以絕謝氏遺胤。會祁門有土兵之變，烈婦避亂之

歎之問政山休寧汪生亦攜家來山中與烈婦鄰汪生婦舉女而烈婦得男烈婦使老嫗哀告汪生以故欲兩易之汪生義士慨然曰諾遂易汪女頃之繼貴自外來詰烈婦所生出諸懷擲於地而死烈婦故號泣謂若殺吾夫又殺吾女奈何乃作絕命詩四章付老嫗曰夫子或不死歸而幸以示之遂不食死時年二十初天恩在獄繼貴賄獄卒醜之不死劉子成者天恩之僕也當獄急時子成為營救百端傅良藥洗瘡血視飲食天恩得不死子成復持狀號於總督尚書尚書為直其事獄乃解天恩得聞妻女皆亡流落不復歸久之繼貴以他人告密坐法死天恩歸故鄉從老嫗得烈婦詩有雛鳳分飛之句知知有易子事而汪生客關中挈其家往天恩再娶生子生子久之入關訪其子而未獲也

贊曰天恩遇余於旅舍甚貧無衣履余頗資給之嘗為余言烈婦事曰悲夫吾以傲得禍而累烈婦以死也豈不傷哉天恩家貧好遊遊頗困年六十餘矣每語及家國之故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嗚呼如天恩者不愧為烈婦之夫矣

成烈婦傳

存庄未選

成烈婦姓陳氏元城人也年十五歸大名成泰清為繼室年二十九泰清卒烈婦自經死陳為元城世族而泰清曾祖兩世皆為相國烈婦來歸執婦道唯謹姑劉蒸人善病喜靜坐惡聞人聲烈婦侍側終日不聞聲效其謹如此泰清元配趙氏舉二子二女烈婦待之無異己出烈婦自舉一子一女皆教督之甚勤子方髫髻每從外塾歸烈婦不令須臾間督益力子畏之如嚴師烈婦性剛毅於人多所惡尤不信佛老家言見像設皆不為禮而獨時時好稱說烈女節義事初泰清疾篤烈婦曰使死而可代也吾豈愛生乎既泰清卒其長子文昭方在外烈婦曰吾許夫子以死矣待文昭歸付屬以家事死未晚且文昭兄弟孝友必能撫穉弟使成立吾死無

恨文昭歸家人以烈婦語告文昭文昭為微言感動且哭且拜曰少弟弱妹方須母提攜如手自傷烈婦曰是皆爾之責也居數日烈婦與諸女婦會食畢持杯茗入室扃戶不出家人疑之叩戶不可開窺窗窗亦閉急毀窗入則烈婦已死矣距泰清卒十有六日

贊曰事有不合於中庸而為君子之所取者烈婦之死是也蓋烈婦自言之矣曰吾有子義可無死雖然吾語亡者矣義不可以食言然則烈婦之死夫豈出於倉猝一決者哉夫人愛其生戀其子女在婦人尤甚而獨能棄捐之而不顧其志亦良可悲矣彼黃鳥之詩乃為君之棄民者傷也為臣子之死勇者告也

汪節婦傳

亦在補遺

汪節婦姓王氏小字姒莊婺源人宋雙溪先生之後年十八歸同縣汪其洋其洋者明崇禎壬午舉人汪志稷之於子也當鼎革之際不屈死

其家多嫠婦皆能守節自全而節婦所遭為更苦節婦年三十未舉子而夫病卒舅姑歿已久矣乃依母居終身茹素勤女工以自食曰不欲費母與弟也居久之志稷諸子以其洋從弟之子曰槐者為節婦嗣節婦撫之有成矣渡江風濤作溺死始節婦哭其夫尋母亦歿後又哭其子疋羸困憊老而益甚節婦有弟曰祺謂節婦曰吾買地葬母而姊無後姊旦暮不可諱則附葬於母塚旁異日吾王氏子孫上塚致祭亦得兼及姊也節婦泣曰女既嫁而附葬於母氏塚非古也亡夫尚在淺土未葬異日得一坏之土與同穴可也祺服其言

贊曰節婦弟祺為余述節婦狀如是且曰姊今行年六十有二矣衰羸病廢如其旦暮死而吾力不能為之請旌得以姓名載於吾子文集中是則區區之所以慰吾姊也余故為著之

書光給諫軼事

亦在補遺

此亦似宜存以
洗史冊之誣

史去於相
城人史冊之
誣何足言也

光時亨字含萬桐城人舉崇禎甲戌進士時亨為人才氣斷決明敏而
清正自守性嫉邪不為羣小所悅起家知四川榮昌縣是時流賊起陝西
天下大亂而四川受禍尤烈榮昌之衝有石橋曰思濟為山水所決修而
復壞者三四至是縣人復謀醵金修之時亨集諸父老而告之曰修橋費
不貲流賊旦暮且至而雉堞不修其何以守禦今當撤橋設渡船以通往
來而移石修城垣此兩便之道也父老以為然於是募役夫數十百人運
石至城下一大石運至中途墮於地裂有聲役夫輦之不能動時亨就視
之中有物光燦燦射人命石工鑿之得一石龜馬色如紫玉身有龍文具
八卦乃蓄於署內池中當石工鑿石時微傷龜身有血背上三字橫列一
即先字而形稍異一為三畫又一字不可識每池中氣與雲接則天雨晴
亦時有異光蜀人奔走來觀者不絕一日時亨出外有承闌入輿前左右
叱且捶之不去時亨心動曰承有冤乎有則跪伏承既跪伏時亨掣一籤

鞠
付一吏曰爾隨承所往往何家則擒人來承前導吏隨之承即至吏家吏
惶懼來白曰小人平生無過惡時亨曰承冤果在此人再跪伏承即跪伏
時亨詳鞠吏實無過惡時亨曰爾家更有何人乎吏曰妻兄游三實他
縣人攜其妻秦氏來居此月餘矣時亨曰承所告必此人也即遣人至吏
家捕游三而游三已攜秦氏走數十里矣追而執之先是游三與秦氏通
秦棄其夫奔游三而秦故與諸生某通其夫疑某匿之告於官官繫某鞠
之而獄未決秦氏父忿恚死至是鞠之具得其情乃抵游三及秦氏罪承
尋不食死自是蜀有疑獄上官必屬時亨治皆立剖已而時亨徵入京師
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旬月間凡彈劾權貴及言軍國事書凡百餘上直聲
震京師居有頃流賊陷山西入畿輔直逼京師有為南遷之說者時亨言
於上曰賊四面環集乘輿將安往請固守根本以定人心及城陷時亨與
御史王章巡城章為賊殺時亨墮埤折左股甫入尼菴夜半自經尼菴

之不死尋為賊蹤得之過御河與御史金鉉同投河鉉死而時亨為人
所救移時魁遂潛行南還至宿遷夜夢一豕為人言呼曰光公先公速遁
去少頃大難至矣時亨驚而寤旦日開舟行不數里岸上有軍士數輩持
刺上船曰誰為先給事者吾等為大帥劉澤清所遣奉迎者也時亨方持
刺閱之而鐵索已繫其頸矣先是時亨同郡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天啓
中左魏之死大鍼有力焉時亨嘗切齒詬詈大鍼而大鍼度時亨清正不
可以術數籠致至是喉澤清使執之以阻南還遂為時亨罪而與金壇人周
鍾涇陽人武曠同日殺之周武兩人固降賊者也故野史誤稱時亨為降
賊至今無白其寃者先是時亨自榮昌召入京其家子弟遷桐城攜龜以
還是時流賊方擾江北先氏子弟渡江避亂於祁門蓋先世祁門人也
一夕雷電晦冥風雨大作龜騰空而去識者曰先公其不免乎及聞時亨
死果是日也時亨初墮埤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而志遂移卒喪其軀於

姦人之手惜哉惜哉康熙丁卯余入燕京有役事我於舍館京師所謂長
班者也年八十餘矣謂余曰始我事給事光公當都城破時余從御河中
救給事起復撫膺歎曰豈知其送與阮馬殺乎此亦可證野史之誣因並
著之

書許翁事

翁姓許氏名登雲字亦凌廬州舒城人十七世祖榮元至正間江淮兵起
州郡騷然榮散家財起義兵保障鄉里民之全活者數萬人傳八世至士
北君翁之大父也士北君為人任俠好氣然事其親孝謹撫諸弟有恩諸
弟壯大願皆諾其兄往往羣謀毆之君輒踰垣走其子曰在茲君即翁之
父也治博士業為諸生好與道家者遊得黃白之術既卒其術不傳生兩
子翁其長也年二十一為諸生是時流寇起蔓延江以北祖父相繼沒翁
秉家政經營拮据羣從兄弟十餘人俯仰皆依翁即族人子弟亦多賴翁

者矣翁為人豪邁其才又俊多藝能少即工騎射旁及刀槊擊刺之術無不精流寇之至也翁攜其家走山寨寨破翁挾弓持矛而下望見數賊與一人戰於山麓即翁父也翁前救之賊即釋其父前搏翁時有僕負一篋隨翁父疑篋中有金故力戰不肯釋翁呼僕置篋於地且足踏其篋使破以示無有倉猝不得破而戰益力賊遂棄去翁家饒於質僮奴凡數百人自賊至家破質且盡桀黠奴往往叛去當是時桐城有守將領數千人防賊舒與桐接壤翁家奴一人亡抵營中小校周某收之翁自往捕奴知之以告周某某使卒誘翁至門則有盛侍衛列劍戟且多設縛具以囑翁翁未入適一校來謁周某乃某約以來欲共縛翁以誑其金者也校先與翁語翁故有口辨灑灑數千言辭氣激昂而無懼色校大驚為禮貌甚恭入罵周某曰是人寧可辱耶翁遂得脫以狀謁兵使者兵使者即逮周某治以法寇既平鄉里逃死者畧盡田土荒蕪翁募耕者墾田數百頃悉收其

羣從兄弟於家衣食之且延師教之已而盡以所墾田分給之或有後言不知德翁者翁置不校翁輕財好施不沾沾治生產然家亦復振治西冲別墅極精麗晚年徙家焉或曰翁以他故徙非輕去其家者也然翁亦卒不言云翁敦一本之誼甚篤有侮其族子弟者不難破產救之然負翁者亦往往而有翁卒不以此情志焉一族老貧無依或告之曰或往亦凌斯得所矣詣翁翁養之終身已而得患疾見者皆欲嘔翁自督僮僕左右之甚勤其人死喪葬皆極厚其敦本尚義如此親知故人有急難得翁之計畫皆立解其斷決明敏披肝瀝膽人皆服其才而信其誠雖鄉黨之賢豪皆自媿莫及年五十餘即謝去諸生服習音律挾少年數輩歌舞自吹洞簫執檀板聲音節奏響振林木客布瓊璫管絃雜作出歌者數人行歌侑酒客無不極歡而去如此者十餘年復厭之歌者先後散去篤信空門日讀佛氏書意氣蓋少衰矣然而酒闌燈地長笛一聲山谷皆應其風流

蘊藉故態猶存焉余客翁家兩載嘗與余登高山馳馬直騰迴翔上下趨
健如少壯見者不知其為七十餘人也翁季子從余游請書梗概余故書
以付之

書許榮事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城趙雙刀六賊祝真剽掠州郡烏沙人許榮率眾
駐高峯保障鄉里高峯者在舒城縣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其一巍然獨高
曰高峯而烏沙其山下之市也許榮既駐高峯其後歸之者眾高峯小不
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眾移駐舒城賊不能犯舒城元授
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弼守廬州太祖皇帝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
起兵第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東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
海詣榮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為逐鹿之謀又不為尉佗之計但
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不知當今真主誰足當之隨大發兵攻廬州左

此不足
修文元
之台而文降
不可為訓

君弼開城走許榮以廬州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
詔取前所與書去余登高峯高峯故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孫散處烏
沙灣之間世以賢雄鄉里人皆以榮保障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
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雄角立迷惑
失身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功盡棄者多
矣若榮之所為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當時熊羆之臣所以輔翼真主
猶有不盡傳者廬州故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城縣志及許氏家
狀崇禎間燬於兵火其十世孫曰亦凌者猶能記憶之為余道之如是因
書之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樅楊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二十餘上選痛哭忽逃去
其家不知其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遍歷江楚之間已乃踰嶺之廣東入

深山中誅茅為屋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數里可修與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有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三人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尚有兒女情乎不可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弁家襄陽吳某者武弁之故舊也家饒於資而好結客武弁尋窮乏挈其家與如婿王往襄陽依之吳某以居而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之四行已而吳某知其故謀散家財號召子弟奉王孫以聳動郡縣雖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會有告吳某反者官吏利其財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人被執而餘皆散走於是上選等坐謀反駢斬襄陽市時康熙八九年事也初上選之被執有司鞠之上選曰吾等雖未舉事然私心誠有之有司問何故為此曰吾為多讀書所誤耳且曰吾姓錢

自出亡也易其姓為全氏後死有司憐之為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有司幕中知其所鞠之詳為余言之如是因執筆紀之

書先世遺事

余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尤多隱德鄉里稱為長者南居者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為號也後遷於縣治之城東使其子面峯府君至南灣部署奴僕治田事面峯府君余祖之曾祖也農人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於是面峯府君歸至家請命於南居府君將取之府君大怒曰吾聞之有元之福者必有元之禍吾家世力田自給今汝不自力而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農人私自喜曰是故天所以賜吾也即歸與其妻子潛相載而去之鄰邑買田宅為富人居數年其子來哭而訴曰吾父取非其有以有今日吾父之去也為盜所窺居無何盜入室盡劫其金錢以去金玉寶器有稍稍存者

持入市易物獄吏見●而豔之誣吾父為盜曰女等賤人何自有此遂謂於宦家竟破罹禍而死其妻之今吾無所歸念與主人有故惟憐而活之敢以請南居府君悲憐●與以故所種田願謂面峯府君曰向不從予言則汝今日者且不知乞憐於誰氏之門也人有聞者皆服予大父為予言先世事多此類且曰祖宗有善而湮滅不著於後世子孫之責也女他日當盡為表彰之小子謹先誌其一節若此云

先君序畧

先君諱頌字孔萬號霜巖一號茶道人先世洪武初自徽之婺源徙居桐城至先君之高曾祖南居府君族始大家世孝弟力田以賢雄鄉里里中皆稱戴世忠厚長者縣大夫輒嘗餽問以風示縣人南居府君之長子為面峯府君面峯府君之幼子為默齋府君始以國子上舍為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不能視事知府君長者事皆屬府君治吏攝服不敢欺謾一

府

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縣百姓難治不服官府約束曰吾儕百姓非敢抗逆但得某縣戴公來則吾等安矣上官知之調君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其清廉如此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夫莫不加敬焉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莽府君即吾之曾祖也曾祖弱冠為諸生有聲後國變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年七十五以庚戌年卒時●●已十七歲矣吾祖宦江西回侍養山中後因家焉先君生五歲而祖母吳孺人卒祖母贈工部主事諱應寵之女河南左布政使諱一介之女孫諭德諱應賓之從子也生姚氏姑母及先君先君自失母乃困至今四十八年竟以窮而死先君為人醇謹忠厚退讓從不言人過失與人交無畛域與人語輒以為善相勸勉津津不休一見之此語再見之亦此語有興起者輒喜不寐無老幼賢愚皆服其長者不敢犯犯之亦不校生平未嘗有與人失色失言者第其艱難險阻備嘗人間苦不能以告

人也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家貧以授經為業歲辛丑壬寅間始
擔囊授徒廬江歲一再歸博奉金以活家口頃歲授徒里中然性不喜家
居輒復客於外今竟死於外嗚呼悲哉其為文不屬草步階前數回即落
筆就之不改竄一字尤喜詩詩辭大抵多悲思淒楚之音凡百餘卷皆可
傳誦也自以荏苒半生坎坷無一遇米鹽常缺家人兒女依依啼號而頻
年旱荒終歲傭書不足以給朝夕為俯仰之資而不肖●●好讀書不通
時務曰是將復為我也嘗曰讀書積善欲獲報如捕風影如吾等者豈宜
至此時形諸感歎每詩成則朗朗吟詠眉乃一開也嘗借飲酒以解其憤
懣每飲輒擲骰爭勝負以為樂大醉乃已家人惟吾母事之謹兒子輩妄
意他時富貴以娛親朝夕定省甘旨皆缺未享人子一日之養而已不及
待矣先君卒於陳家洲洲去縣一百四十里以去歲十月初一日往謂●
●曰諸生皆治詩●今汝治●●易吾為彼等講毛詩蓋吳氏先聘不

肖●●以今年館於其家者也先是先君客舒城山中夏秋之間治裝歸
矣忽瘡起於足痛幾危越月始稍稍愈愈而歸歸不復去山多峻嶺不可
騎難以徒步也居亡何足大愈適吳氏來請遂去●●送之郭外豈知其
永訣遂不復見乎到洲五十日而卒先是十日前有書來云瘡發於項偏
左●●等以先君壯年盛德此足疾餘毒不為意而諸生皆駭又江濱荒
陋無良醫迎一醫治曰無傷飲藥數劑病愈甚諸生請致信家中曰不可
吾七八月間不死今豈死乎已而諸生知不可起始使人來報比至則已
不及待矣先君居洲未兩月而洲之人皆感動其死也皆呱呱而泣曰天
無眼矣嗚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窮死憂患死此不孝●●之
所以為終天之恨沒世而不能已者也先君生於崇禎癸酉年五月二十
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今暫厝於默齋府
君瑩兆之傍俟卜地葬祖母而附葬於其傍娶吾母方氏生男子子二人

長即不肖。娶李氏次子平世娶汪氏女子子三人長字邑庠生徐廷
錦次尚未字次字姚姑母之幼子應運先是姑母以戊午年卒卒年亦四
十八康熙辛酉二月十六日不孝孤子謹述

潛虛先生文集卷十

墓誌

汪河發墓誌銘

河發諱崑字河發姓汪氏世為桐城人曾祖世澄祖國士崇禎辛未進士
任至按察使僉事父鶴齡嫡母張氏母宋氏河發娶錢氏卒繼娶方氏又
卒皆無子蓋河發與余之相慕也數年未得交交甫踰年而河發死悲夫
河發不與余長相友也先是予於人家壁上見河發詩固已奇河發而河
發於同舍生所見余文謂非今世所有時時向人稱說自庚申年始相與
交則益悉其為人河發好讀書凡經史百家一覽悉能記憶尤善詩相俗
故多好為詩而河發少年傑起跌宕悲壯里中前輩多遜謝不及河發性
倜儻好交遊視世俗羣兒屑屑不足當意師事同縣錢雁湖方素北兩人
早知河發河發名布揚者此兩人力也其所與交遊自同縣至江東南凡

二十餘人皆著才知名之士河發自言搜抉二十年而得者然人無賢愚皆向往河發紈綺子弟或請納交附河發為重河發領之而已亦不之拒也河發家貧其奉其母隱於卧龍山中欣然手一編諷誦不輟粵東人姚子莊為縣令石埭聞河發名召至署中欲為河發入粟為太學生河發不可曰汪崑豈以金錢列士名籍者姚君由是愈奇河發嗚呼孰謂河發竟賈志以沒可悲也夫河發病死兩載自去年秋始甚蓋自是遂不復入縣余訪之於山中問其病曰無他病但咳不止耳因與各言生平遭逢相視慨歎已而攜手沼溪聽水聲泔泔時有童子數人持竿河側余取投之不能河發一釣得之童子皆笑樂教河發再釣再得之至日莫及反飲酒笑語縱論當世事其意氣固未嘗少衰也今年春余又往山中視河發知其必不可起即榻前慰問者久之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踰兩月而河發死垂死而深以戀戀老母與諸友師不能決捨為恨尤可悲也河發生

於順治丁亥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得年三十有五以其兄之子某為嗣擇以五月初二日葬於投子山之麓其山為錢氏地初河發妻錢氏葬於其地因合葬之先是河發病中諸師友醵金相助為藥餌與棺衾葬埋之費並其母夫人養老之資皆古道之不可多見者而河發有義僕曰館元昔嘗建事僉事公崇禎中河發父陷於賊館元持金帛冒死往贖賊脅求不已凡往來數四卒贖以歸事河發三十餘年不以河發困故不為盡力采薪治圃以給其資用河發病中為奔走求醫尤力先河發十餘日而病死於縣中將死曰嗟乎我死無憾但我主人聞之病又加甚耳其中心愛至誠如此因並誌之銘曰

吁嗟汪生才非常下筆流輩不敢當平生嶽嶽氣激昂鬼神忌之俾淪亡蒙俱盤盤福命長如何誦義稱先王英英精爽歸帝旁猶勝塵埃生理藏執筆論次泣數行汪生不朽此銘章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張公
墓誌銘

公諱膽字伯量姓張氏世為徐州人其上世皆莫可考至公大父贈光祿
大夫曰敬川公始有聞於州敬川之子贈光祿大夫曰曙三公為諸生有
才畧多節概生三子公其長也崇禎中曙三公為歸德府通判而公是時
亦已中武舉授叅軍城守歸德父子俱仕一邦當此之時流賊起秦隴擾
中原通判公督餉往睢州會睢州守將舉兵叛通判公遇害公聞之痛哭
親提兵與賊大戰盡殲之威名震於中州公自少負奇氣不屑屑章句儒
生學而留心世務與兵畧睥睨顧盼欲發憤以立功名尋

皇清定鼎燕京豫王引兵南下擢公副總兵官有貂蟒鞍馬之賜從征揚
州下金陵京口以及吳淞兩浙公所至皆有戰功公號令甚整三軍皆畏
服之每城下無敢剽掠士女皆安堵公之入吳也舟行至錫山泊湖邊湖

故有寇出沒不常至是寇大至公左右僅數十人皆懼莫知所為公從容
引弓射之應^弦而殪連射之死者數人寇皆引去當是時浙閩總制為張
存仁公領其左營浙人之逃匿山澤者多相繼為亂死者不可勝數且互
相告訐無辜者往往被羅織公案驗得實即釋之所全活者甚眾制府知
公之才請於 朝欲以公為漳南監司廷議以八閩未靖公宿將不可以
文史奪公任於是公為中軍副將鎮守浙閩諸郡縣居無何山東河南有寇
曰梁敏楊立^言吾等屯輸園勢甚張而張存仁移為直隸山東河南總制
存仁欲得公與俱請於 朝許之於是公率兵征榆園賊榆園者山徑崎
嶇草木蒹葭敏等依以自固大兵莫能制公既至乃使人陰縱火燒其林
而復使勇士持巨斧伐之幾盡寇失所遽逃亡寇常穿地道甚遠急則潛
行以遁公使人決黃河水灌之寇計窮不踰時授首其黨皆詣軍門降總
制馬光輝上疏請以天津總兵授公廷議以公功高而中州為重鎮乃推

公為開歸提督總兵而公念其母劉太夫人春秋高遂祈歸終養矣公既戮力行間以功名顯而樂善好施雖家居不倦自辛酉以來淮徐之間仍歲饑饉公頻出米數千石賑徐人更出其廩之餘蓄減值鬻之復嘗運麥三千餘石輸淮安分賑各縣淮徐間皆德之徐濱河河水泛溢徐人築石隄障之費用不給公捐貲相助隄成徐由此無水患徐之學官故在州治旁後圯移濱河河溢輒徙公乃言於廣文周君於其故址築土授工親自督之閱數月而成為費不下數千金復於里中設義塾延名師教諸貧家子弟之不能學者廩餼資用皆取給於公徐地斥鹵賦輕丁重民不堪多逃散他縣公謁於上官特疏汰除民之積逋不能償者輒代為償之民乃得還故鄉戶口由是蕃息凡一州之內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死喪皆為之竭力經營尤厚於宗族貧不能自給者嫁娶喪葬公皆任之州東北二十里有津曰荆山口湖流巨浸風濤甚險而其地為南北衢道搯舟者

因以為奸往來者皆苦之公造石橋其上長四五里為費不啻巨萬行旅往來過是橋者皆曰此張公之所建也由是張公好義之名徧天下嗚呼公之功在河南北在山東而公之澤在浙閩出其緒餘猶能名顯隣州恩施宗族鄉黨出則為大將而居則為長者公誠可謂人傑矣公生於前萬曆甲寅十二月十八日戌時卒於康熙庚午年二月初九日己時春秋七十有七官至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部院中軍副總兵官都督同知順治八年遇覃恩誥授驃騎將軍尋以子道祥貴封光祿大夫以子道瑞貴封榮祿大夫元配朱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室孔氏累封一品夫人子六人長道祥以恩廕起家中書官至湖廣按察司使先公卒於任次道瑞武進士選授侍衛現任福山遊擊俱朱氏出三道源工部營膳司主事四道溥候選知縣六道淵俱側室趙氏出五道沂候選先祿寺典簿側室陳氏出女六人長適諸生吳廷煊夫守節奉

旨建坊旌表餘適周家棟王興元趙士魁連維堤其一尚幼未字孫五人
彥琦彥璘彥瑛彥璟彥珍孫女十三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二人今擇於某
月日葬公於某處而膳部君采祈銘銘曰
徐之山逶迤兮徐之水蒼茫以長徐之土風兮實勁以武中有異人兮為
國之良千人辟易兮戮力疆場及退老於其鄉兮其澤洋洋徐之人祀公
兮俎豆不忘後嗣法法兮既熾而昌我銘幽石兮千年萬年固其藏

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氏安丘之凌河人太學上舍曰恕者其父也宜人既長歸於行
人諸城劉公是時劉已舉於鄉矣先是行人娶鄭宜人人生二子皆幼鄭宜
人卒行人母聞孫氏女賢遂為行人聘之當宜人之歸也遭兵火之餘家
業蕭然宜人屏去服飾躬操作以勤且儉為一家之率行人教其子每不
稱意即撻之宜人常以身翼蔽即觸行人怒不顧或有止之者宜人曰予

豈不知子宜教弟子非吾出或者外人不察將奈何蓋是時宜人已舉二
子一女矣既而子女相繼殤宜人哭不哀蓋恐人之以為溺其所生也後
宜人卒之也二子念此尤痛至於失聲宜人雖時時為二子寬釋而輒教
督之勉以讀書立功名後其子多登仕籍固行人之教亦宜人力也側室
楊氏舉二子一女皆長成於宜人之懷抱宜人以雍睦率其一家每聞子
婦室中稍有詬誶不翁即趨至為譬釋導使和好否則即不食諸子婦固
請謝罪乃解以故數十年一家雍睦無間言宜人娣姒凡數人終身怡怡
愉愉如也族中親屬俱接以禮其遇奴婢俱寬厚或行人欲有所譴責宜
人亦佯怒命子若孫代懲之或引之他所撻責狀實陰縱之移時乃徐
為申解其過眾有恩如此歲己未次子果以刑部郎出為僉事督學江南
便道過家省親時二親邀尊恩得封僉事製冠被進之宜人宜人喜且泣
曰向我二子者即在未必如此汝誠孝矣但汝廉吏得毋以此重累汝耶

明年宜人得疾遂不起以正月二十八日卒得壽六十有二子四人長
廩貢生次果成進士官至江南提學僉事鄭宜人出次榮次悲側室楊
氏出孫四人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宜人於某處而僉事
君來乞銘銘曰
萬世滔滔人生幾何惟有令德可以不磨有高其墳羣山之阿幽靈長存
我銘無多

鄭允惠墓誌銘

吾友王君汶山客於鄭君允惠家嘗數數為余稱鄭君之賢鄭君蓋徽人
而賈於蘄州因文焉凡善為生者客遊徒手致素封往往而是大抵用蠟
燭起家一縷一絲一粒之粟弗敢輕費其有以緩急告雖義不可已亦忍
而弗之割其居貨也譬過其直猶不以為嫌也其道務求贏餘而俯拾仰
取低昂盈縮皆有術數而忠信之說用之貨殖則以為立窮獨鄭君反其

道用之而卒亦未嘗不富此汶山之所以稱君之賢不置也余於丙戌夏
自燕山南還至蘄州寓舍始一識君已而君召余飲於虎邱舟中客凡七
八人君樸茂誠懇與客語無多而意常歡然有餘余是以益信君之賢是
時九月之初涼風驟起新月乍生余等樂而忘歸豈知其不踰年而君遂
奄忽已逝嗚呼可悲也矣其子介汶山以誌銘見屬其曷敢辭按狀君姓
鄭氏諱僑字允惠別號恂菴世居休寧之梧林村鄭本大族至君之世而
稍衰君之至蘇也年甫弱冠即精計然之術勤敏練習為人又誠樸不欺
人皆信任之嘗有商販貨於君家商秦人也予君金誤多若干商已去君
使人追及於許墅還之商歎曰鄭君長言於秦中諸商於是秦中諸商來
蘇者皆詣鄭氏鄭氏座為滿其他以忠信感人者多類此君兄弟數人而
祖父母及父母之葬皆獨力任之嘗捐金修闔閭城縣令獎歎給匾額以
旌之親戚之貧者無不賑恤其他有以匱乏告亦無不應也君以國學生

考授州同知浩封儒林郎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娶某氏生四子長昭早卒次星考授州同知次昌候補光祿寺典簿次景國學生孫六曰世元世科世雄世永世松世順女孫八人君生於明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丁亥六月初四日得年六十有六其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山之陽銘曰

噫吁嗟乎士而賈兮歎世態之紛紛吾求士於吳之市兮誰與懷古道而軼羣惟忠信以處世兮噫吁嗟乎鄭君有欲考君之行視此文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山陽有績學篤行之君子曰工部主事劉公方以名德巍然為一時之望忽疾終於家遠近之人皆為泣下年家子戴名世昏公之愛最深知公之生平為詳會其孤永楨等將擇以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而以公配高安人祔先期請銘於名世名世雖不文然銘公之德使不至於久而無傳

此後死者之責也其言敢辭公姓劉氏諱愈字文起晚自號退菴按劉氏自○上遷淮安以旌花老人為始祖梅花老人者諱彥廣明洪武時以縣官入覲召對稱旨賜梅花一枝十一傳而至公以萬曆己卯舉人沈邱知縣諱一臨為曾祖以勅贈岑溪知縣諱自靖為祖以明治己亥進士岑溪知縣諱昌言為父康熙丁己舉於鄉壬戌成進士起家行人陞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一奉命宣赦書浙江一奉命典試山東安人姓高氏舉人諱登泰之孫太學生諱世廉之女男子子四曰永楨曰永禧曰永祿曰永祺女子十三孫十一曾孫三公生明崇禎己卯五月初五日卒康熙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九公少與其弟吏部公受業於岳西來氏西來氏淮上儒者好學持高節岑溪公敬之使公兄弟師事焉為講程朱之學公終身誦法不衰岳氏早死無聞公每與人言亦嘗不稱師學人由是始知岳氏之為名儒公之立身行己悉本岳氏也

法已事父岑溪公與母王太宜人皆得歡心當岑溪公之任也岑溪公
廣西道遠多瘴癘又盜賊輒不時發公屬高安人侍養太宜人於家請從
行公體素弱多疾岑溪公不可固請遂行既抵任縣事多賴公之助隣縣
賊彭奇率其黨圍城公巡行城上從者中賊弩多死眾皆潰公指揮自若
賊箭從公喉旁過著關壯繆旗竿會官兵發烏鎗殺一賊賊走彭奇旋就
擒岑溪人志其箭為孝子箭當彭奇之未擒也縣人以為憂公曰今所急
者在安人心不在彭奇也人心若安彭奇可坐得矣已而果然徐又排眾
議釋彭奇黨不窮治令自安事遂以定岑溪公卒於任公護視歸哀毀勞
瘁疾大作嘔血久之以起時吏部公已舉於鄉尋登第入為京朝官公奉
太宜人家居自是益大肆其力於學日取通鑑與綱目合併校勘考其同
異尤熟復程朱之書及歷朝典故經世有用之學無所不貫穿惜不得盡
見之施設而所施設一二未足以盡公之志也其典試山東也入闈誓於

神情辭真切同事者皆感動及撤棘有弊絕風清之稱焉其為工部也憫
舖戶交收柴炭之苦為爭於同官為省其浮費若干堂上官信公之誠事
多咨於公而後決往往指目之曰古君子也時有言海運之便者公曰明
臣邱濬言海運可行濬獨計漂溺舟米之失而未一計漂溺之人夫米漂
而載米之舟擘舟之卒管卒之官獨能免乎考元史海運有漂米二十四
萬五千有奇者有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者如濬言則歲溺而死者殆五
六千人何忍以數千人付之洪波怒濤中乎已而海運卒不果行歲壬午
太宜人卒於家時公患病京師子永楨不敢以告但微言太宜人病瘥乃
即請假歸始知太宜人之變一慟而絕良久乃蘇由是病益劇喪除病
乃已遂絕意仕進宅旁有小園數畝欣然終老其間諸子皆讀書孝謹能
承公意而公自督課諸孫不稍假每月望召合族子弟皆來會講居常
謝絕人事不與聞惟書闕風化者輒慷慨任之如烈女福貞女祠其

倡之者也岳西來氏無子公擇其族子為之孫又買田宅各一區授之俾奉其祀久之公與縣人請於上官祀岳氏於鄉賢祠公與吏部公自少至老友愛無間言公之卒也吏部公稱引蘇子由之銘東坡云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每稱引畢輒流涕不能自止公好言人善於不善疾之如仇或相遇則避弗見其或不及避往往面請讓之雖遭怨怒弗顧名世與公伯子永植為同年生因得辱交於公公不以名世為不肖而設勸獎勵有加無已當公之官京師也時時召余飲酒縱論當世事每至夜分而罷余一同姓往嘗於公父子之間其人後為清議所擯一日謁公門者止專其姓公以為余也趨出至屏門見非余也即趨而入使從以他辭辭弗見歲乙酉余將適京師過淮上公留余園中凡信宿其精神意氣未嘗少衰也踰二年余再入京師復過淮而公已捐館數月矣高安人名家女嫻於內則當公之從岑溪抵任安人嘗侍太宜人疾晷刻不離衣不解睫不交間以裳藉地少息微聞呻吟聲即起問所苦扶失藥必長跪進凡數閱月於是昧為濕氣所中醫者謂宜節勞苦公嘗言而安人顧重姑不自護惜愈而安人患膝痺遂沉痾終其身公自岑溪歸病三年安人侍公疾一如侍太宜人公疾亦藉以起及公成進士未服官而安人已卒矣安人生明崇禎庚辰八月二十五日卒清康熙癸亥閏六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四銘曰

視胥黑白也全探皆沸冰也堅古先民維之壞抱乃璞不受鑄舒隻手障百川生典型死豈遵葬同穴有賢媛固其藏千萬年

王氏墓表

嗚呼吾讀詩之二南而知女子不妬忌之德之大而能逮下之難也周南十一篇其不言女子之德者僅三篇甘棠羔羊鶉虞而已其間言女子之德不妬忌而能逮下者有四曰樛木曰螽斯曰小星曰江有汜夫后妃之

人之行至於天地而奉神靈而詩人稱其德不過曰能建下而無嫉心而已之心而已女子之德固莫有大於

此者也嗚呼為妾媵者懷五常之性而能守從一而終之義豈有異於世之為婦者乎自世之賤視之而或制於悍婦之手遂有自視亦賤而中道而去不克守從一而終之義者多矣以余所聞舒城任生姐王氏獨明於大義而守志不去以死誠可悲而書也任生世家子其婦翁為京朝官任生當年少家居未娶依其兄嫂以居因患病先納姐曰王氏久之病良已而任生婦翁之官粵東攜其女便道歸令任生去姐乃娶婦任生佯為去姐陰匿姐於其師邵氏已而姐病復令就醫中表兄湯氏任生既娶婦婦知之婦素驕貴頗怨望日誚讓不上是婦陰謀以姐許適某氏一日乘任生入山鼓吹來迎者湯氏姐大驚曰吾雖賤妾然義不可以事二夫因給眾使退而引刀自刺不殊眾整走湯氏欲以姐歸姐

鄒氏閱數日任生自山歸知其狀為婦言姐義不肯去怒大

好言勸任生迎姐歸事婦甚謹婦顧令去其環髻衣飾不得與許姐

比時時罪過極楚動數百瀕於死者屢矣欲以威迫姐使去而姐卒不

可居數年任生婦病解官歸婦同產姊逆謂其母曰母新從粵東來不知

妹氏以王氏姐故憂鬱得疾死矣遂掩袂而泣母遽往任氏持其女泣

盡婦新產甫一月非疾也姐出拜母母指而詔之姐俛首不敢語閱數日

婦歸寧言於父母欲去姐其子為左右之父母及婦同產兄使人召任生

至曰何不速去姐吾等意已決任生還告姐姐曰君意何如任生日若

等勢洶洶吾治裝他出避之姐曰將何以處我任曰有兄嫂在何

憂姐晒之蓋任生素依其兄嫂以居而兄嫂皆憐姐之志也姐曰君他出

姑待來日因目任生長久意甚悲薄暮在外與客語良久入內姐已

首水甕中溺死矣先是姐本江寧王氏女育於和州運漕之方氏年且

笋近有舒成富人欲買為妾因詭聘為孫婦載之歸其息后曰若若且而
矣忍妾此弱女子耶適隣有沈翁嫁女而買姬為媵翁知其故言於女壻
善書楊生與任生同學相善以容為任生言任生因欲聘之楊
生歸以語姬姬曰聞任生所聘名家女素驕貴得毋類姊乎其友蓋其姊以善
妬聞而出其妾者也任生以書致後雖之如姊實有馬楊生為設誓姬乃從之已而曰吾
信君之一言遂委身事君弟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後此歲月遥遥大婦之
德未可知因歎歔泣下後果不免於死
生念以已故累姬而悲恩痛悼不能自休而介余友許君亦士來請書其
墓上石曰吾無以報姬使姬之志不及於人間臣吾子焉賴亦士亦為
余言其事之始末蓋信而有徵也吾讀小星之詩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彼夫所遣之不幸而一死以
自明是亦安於其命也若任生之姬可謂知命者矣以一死

以安任生又以安其大婦為任生之姬惟有一死而已矣嗚
心而不能逮其下自婦人之常態無足怪獨是如其夫之妾者而曰以如
人之妾卒擠之以死豈不過甚矣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為之父
母兄弟者豈無志西開導之方善處之道助之焯而致死無罪之人以
成其亦非所以愛其子女者矣余故採次任生之言所自為行狀合
之亦士之所云詳書之以慰姬之魂於地下此任生之志也

此以乃天下之女子者戒也

光緒十二年壬戌六月三日申刻於小中里子行

潛虛先生文集卷十一

卷十一 葉

記

響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徑
（一）峯巒迴合相抱四時之花開謝於庭
而去舍百餘步有浮焉兩山夾之皆石為底為岸為坳為坎為坻磅礴屈
曲而下每聞其深處有隱隱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
（二）青壁斗絕百仞缺其右為溪水所出也仰首望見飛泉噴薄數怒自天
上來匯而為池有大石狀若柳葉橫亘其中為梁
（三）暗渡入於溪
旁三面石壁上大樹皆倒（四）枝葉扶疏下垂西時不影根蔓延石壁若龍
鱗乃命石工鑿其左為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土為亭（五）瀑布相對見
飛泉挂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相語風不得聞重累扶（六）檣上石梯以次
上亭上耳語先是有石欲裂及鑿時遂墮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欽

水之支流從石旁數折而注溪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巖亦皆古樹偃
仰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眠山水蜿蜒秀折一旦以此為第一蓋
自古無闢其境者曾大父為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
而命小子記之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折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湄焉
見芝生沙中雜於細草之間懼牛羊之踐之也因掇取而歸敢以為獻余
受之置石盆內供之几上芝以石為根沙土凝結而成者也長不盈尺而
岡巒岩穴畢具芝之於其旁之左峯羣峯錯立其部署若有神工之相其
成觀者莫不歎賞而去夫芝之為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
之至芝固為吉祥善事而生也倘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主佞臣他務
未遑而獨於芝也窮搜遠採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半然是時天下果有

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則芝亦安在其為吉祥善事而生耶然芝
秉山川清淑之氣以生終不可謂非天下之瑞特當此之時薦之朝廷固
不若其蒙翳於榛莽荒草之中也今此芝也亦無徵詔之求而為樵夫野
人所得又以歸余余拙人也撫時感事自甘廢棄蕭然蓬戶猶之窮岩斷
壑也余方幸芝之類余而又辱與余處以不自失其天也作芝石記

唐西浦記

唐西浦在桐城西山去縣治十里由畫溪而入循水涯走二里折而西涉
水無徑水中有大石水浸之其高處水不及者側足以次躍而過蓋左右
兩山夾之云水出其間焉逆流而入兩山相向不一丈溪居其二草木與
徑居其一兩山之上皆大石縱橫布列每一石輒一大樹復之若蓋其幹
與葉若桂四時不彫蓋不知其名云如此者數里不絕涉水行數武有兩
小豎道旁尤奇高數仞赭色內連外開若龜狀人行數十步至唐西浦

從古隘至此開地數畝高高下下樹數百株竹數千個梅百本老屋數
余至時梅花盛開先是有僧居此伐梅為薪且數十本余聞之遂僧去遂
讀書其間每讀倦往往至梅下流連久之溪中皆大石水行石間余或踞
石而坐水瀉瀉鳴足底常尋其去徑去徑復隘如來徑數里不能窮余居
此凡一月會有他故出山時念之不忘因記其大畧時一覽觀如卧而
遊焉然而不能詳也

遊浮山記

浮山去縣治一百里其奇怪名天下而縣之人罕有至焉蓋以其遠且僻
車船輒窮日而至以故遊者棄之類悵望不能至其至者又因多他事過
其下偶一登覽遂去莫能盡其奇也而負郭道旁之山無可觀者而相率
遊者其眾嗚乎以遠且僻而沒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豈非其
地使然哉余嘗聞浮山之勝欣然慕之自以生此邦有終焉之意辛酉之

秋與二三子者浮舟出江濱經浮山之麓私心獨喜庶涉而遊焉以娛吾
志二三子者不可曰去去及風之迅也先是余在舟中望見山之高一里
廣袤不二三里若無奇焉而其中岩壑秀麗蓋已工絕夫以遠且僻不得
售其奇而其奇又必藏含蓄如此此其所以至之者少也余既悔其去而
不得盡其奇也已而歸過山中登覽二日而還俟他日買田其間以終焉
而庶以寫浮山之形容而先為之記如此使僧鑿諸石壁上

石門冲記

由魯砮踰唐家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輒數步一休既上復下其險峻
亦如之山水皆僻陋無可觀者至平地行二三里得石門冲兩山夾之中
為溪巨石當其流若門焉水流其罅砮砮有聲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
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凌峭不可上也兩山相向委折錯
三勢欲合凡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因徘徊嗟其良久若在世外又歎此

明人年幽邃之區在於荒山僻壤巨數千百年來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者趣余去行數里日已入時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逐虎山東西火起照耀如晝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人宿

西園記

嗚乎此故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為之記先是余自樅楊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句曲因周覽其山川慨然太息胡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晉頽然者何也曰孝陵也草間塚累累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款識者何也曰故碑碣也又為余指曰某方山某樓霞某牛首不慨歎上馬而去已自句曲回江寧寓西園留信宿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立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為六朝松云嗚乎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今世又幾變其市朝第宅改矣人民徭俗異矣魏國失其官其澤既已斯矣凡治亂興亡之

易山... 用... 古... 小為立

文正傳

故蓋有難言者而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於壁

克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異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為克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為龍文徑之左右皆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即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為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為一臺蓋其巔云其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累石為洞者三又鑿白石為龍蟠於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鐘卧其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款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溝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為之刻畫為龍者五臺圍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為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

他處蹟尚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頽垣而已余讀酌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即幸兜兜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兔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於此嗚呼天下承平且數百年人皆習於逸樂即天子巡遊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然可按圖以數其山之歸然而特高者今日景山即向之煤山也其園林之叢茂者今日瀛臺即向之西苑也御河濛濛如帶白楊老柏丹瓦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竦曰積翠堆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增其巔而寺其巖者莫知其名此即遼后梳妝臺也域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蜿蜒磅礴在煙雲縹緲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異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遊人羈客皆得以遊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循環往復有固然者於是乎書之以示余友朱字綠字綠蓋嘗與余同遊者云

遊西山記

士品莊

負余遊燕市嘗於道中望見西山橫空黛起度其中飛瀑流泉茂林幽谷必有彷彿於東南者而曾無一二名字流傳人胡徒以近朝市故遊者鮮少然而西山之奇故不可勝窮也一日鳩茲甘君以遼陽張君來告曰聞吾子欲探西山之勝某當執榼承飲以從三人遂騎而往於碧雲寺得古松數株得龍湫於香山得來青軒云龍湫者泉去石間匯而為池溝而環之者數折有亭焉敞然而有幽竹焉琅然而立有槐焉大五六圍蒼然而歛有洞焉窈然而深有石壁焉峭然而高於時蒼翠滿前萬籟俱歇水流有聲因相與流觴數巡甚歡張君曰去此二里有香山余嘗遊之復導余輩往山有寺寺皆已傾頽獨來青軒甚佳麗來青軒者明神宗皇帝之所名也山左右抱之若環玉泉山橫亘其中縱觀之莫得其涯云見有若鬣若霧遠在天末者張君指告余曰是其下京師也風飄埃塵舉而為此

也念此二者皆在西山之麓而其勝也迥絕人世如此進而深焉其幽宵
奇怪不知當何如也余且攜襆被往焉曲討微尋二子當亦能褰裳而從
余乎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門俗號為小南門也
門外即渡一橋居人甚少僅籬落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
畦草木皆滋榮時時有香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
點綴於平原茂樹之間遠山矗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即入山徑
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蟠屈為攫拏之勢有碑題曰
戰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柯爛
寺即爛柯之麓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尤奇焉蘿蔓引苔蘚斑剝蔭蔽
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倡曰石

都御史忠烈徐公墓道又行百餘里望見左側山頂有穴露出穴外之天
而樹枝橫斜忽蔽忽見緣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一穹然豁然者彎環
起伏宛如梁狀即道中所望之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書所稱青霞洞
天也高十餘尋深十餘尋縱二十餘尋青巒翠嶽如髻如環如螺或遠或
近攢簇於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突起有樟生其上披離甚古
傍石亭曰遲日亭從亭側攀蘿緣磴而上皆窄徑窘步至其巔正與亭相
對其下即石梁也又敬側而行路者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一綫
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端倪而此處偶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
眺覽良久不忍去已雨作飯於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章擬他日鐫諸
石上其詩曰採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間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奕糝糊
仍復覓前生謫向塵寰病未瘥同班仙侶近如何語君奕罷朝天去為謝
狂生罰已多

桃山鏡石記

江西山水之勝稱吉安吉安之屬曰吉水吉水有村曰谷村李氏世居之
李氏係出唐西平遷谷村者且數十世矣而科第聯綿不絕其間多以文
章功名顯以故吉安大姓獨推李氏谷村之旁有山曰桃山山多美石而
以鏡石為奇鏡石者其石形蓋如鏡云石有時光耀照人則李氏必有興
者噫造物者之好奇久矣豈不信夫夫奇之在石與奇之在人無以異然
而異人賢士之出而石輒為之兆焉是奇仍在人不在石也彼天下石之
如鏡而頑然者何可勝數蓋造物之鍾其奇於李氏可謂厚矣歲庚午余
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為余言桃山之勝與石鏡之奇未嘗不神往
焉而欲遊也他日者當擔簣登遊西江谷村偕李氏子弟遊相與攀蘿緣磴
登桃山之頂一觀石之光明行且執筆為先生賦之

遊吼山記

江文乃如道
六筆筆寫
自然之河

紹興山水秀絕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複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之句乃為往昔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禹陵服古人言語摹
倣真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余乘舟往溪流迴轉桑麻林麓映帶遠
近既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龕或連
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
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工取石者日數十百人空其中而留一
穴為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溪水來注而遂為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頗
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縮舟登岸尋之得
一泥菴款門入蓋皆石壁環焉中為池池廣一二畝菰葉浮水上皆滿登
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畧如吼山緣磴而上
至山之半有寬坦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於衣裾且落石罅
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題其壁曰淙玉

巖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澗洞深窈不可測不及比蒙蒙冒滴出於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古樟記

古樟記

樟樹灘違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晚泊灘上欲登岸往觀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秉炬上居人繚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疏出垣外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披離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十餘人非梯不能上也秉炬照之但見轆轤輪囷蜿蜒攬拏若羣龍相鬪枝之出於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北一枝尤奇直入土中大數十圍類自為一樹不屬於幹者然其文理皆成龍形騰挪宛轉若龍之升於天自垣內視之則屬幹之別枝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

測居人以為神祠而祀之嗚呼樟本名材而其托根也大其植基也固含日月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魁然獨出其奇於人間而彼榆櫟之屬拳曲臃腫無故而離立於其旁何為也哉

遊天台記

天台周迴八百里以劉晨阮肇採藥遇仙遂著名人間余於歲辛巳九月二十九日至天台縣明日入山遊自赤城始先一日道旁望見赤城類有三四峯及至其下則峯皆不見赭色若霞上銳而下方石罅層層皆露若磚甃痕故曰赤城上一二里有洞曰紫雲洞天高十餘丈長數十丈僧為層樓其間望羣山環列煙雲縹緲宜為隱者之所棲息而石穴中往往有士人讀書視其書皆腐濫文字又上一二里又一洞差小而洞側石上文理自成二字曰玉京窺優曇洗腸之井登葛洪煉丹之竈乃下既下迴視之無所為巖洞也第見為磚甃痕而已行數里至國清寺寺僧為指點寒

山拾得遺跡踰金雞嶺飯於高明寺觀圓通洞洞臨深溪石自土出為壁左壁有欹削處一石笋撐之後壁石罅中可側身行一大石為蓋橫於左右壁上類人為之者出視之大石偃蹇負土出長廣數十丈其末覆於洞上凡洞皆因山而此洞平地特起亦一異也行十餘里至曇雲亭觀石梁自康嶺來一自華頂來會於曇雲亭之左凡三折至石梁下則洶湧澎湃滾滾而去石梁長數丈石上下相疊露一痕上反而下稍寬行者稍一失足即墮深淵一大石當梁之盡處有洞龕豎其前中為佛與羅漢像亭上道士從行梁上觀者皆為顛掉水自梁下落為深淵復流下石壁成成大瀑布雪濺珠翻轟然若雷其下匯為一潭奇石列水中及左右皆滿是日宿上方廣距亭半里許板橋流水亦為幽絕明日凌晨起有客自華頂來者言日出狀是為十月朔華頂距上方廣約二十里為天台最高處先是有言華頂十月朔日月並行海上宜往觀焉僧皆言雲氣濛濛多不

千
得見而余足力不勝而止及是客言日出狀與海濱諸高山望之大異而未見所為日月並行也復至曇華亭觀石梁下觀瀑布良久乃行十餘里至斷橋水行溪石中一石若橋而中斷水自斷處瀉下一石甕受之甕深不知所底諸石林立皆峭削聳峙亦奇觀也水自甕出紆迴行石上約數丈從絕壁下為珠簾余從斷橋傍曲折下久無人跡草蒙茸不可行徑為水嚙皆壞余刈草開徑凡里許乃得觀珠簾石壁高數丈許水纍纍如貫珠且萬縷方幅而下故曰珠簾亦匯為一潭潭旁多石坐石上神骨俱清幾不知人間世矣斷橋與珠簾左右無僧舍亦無人居腹且飢回飯於上方廣乃還仍過國清國清地勢高爽羣山環之水流於前古松約數十株夾立是時暮色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台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至為紫雲為玉京為國清為高明為石梁為斷橋為珠簾如桃源為劉阮遇仙處及瓊台雙闕號為天台第一景者路東西不相直遂未獲至姑以俟

之異日

鴈蕩記

甌中多名山而三雁蕩最勝曰南雁蕩在平陽縣南曰中雁蕩在樂清縣
 西曰北雁蕩在樂清縣東九十里今之名天下者則北雁蕩也高四十里
 深六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雁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
 時為雁所棲宿故曰鴈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芳嶺曰飛泉嶺曰謝
 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
 曰東外谷曰西外谷而東內谷復有谷三曰水簾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
 復有谷二曰南閣曰北閣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峯四十八曰雙鸞曰
 寶印曰堯闕曰小卓筆曰獨秀曰重樓曰茶爐曰石指曰天柱曰展旗曰
 招賢曰獅子曰伏龜曰礪齒曰石碑曰天冠曰總角曰金鼎曰蓮華曰迎
 陽曰石燕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穴曰索馳曰戲獅曰犀角

啓

槌

曰香爐曰倚天曰鳳凰曰起雲曰丹桂曰象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
 龜子曰藥杵曰架海曰朝陽曰佛掌曰鼓棹曰覆船曰捲螺曰鉢盂東外
 谷峯五曰石佛曰獅子曰雙峯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峯二十四曰紫極
 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戲龍曰羣鳳曰回鸞曰石龜曰朝陽曰瓊臺曰
 石笋曰卧龍曰凌霞曰瑞鹿曰抱兒曰獅子曰石碑曰立笋曰削玉曰卓
 筆曰天樂曰宴坐曰常雲曰剪刀西外谷峯二十四曰連珠曰靈犀曰山
 冠曰石表曰立戟曰羽人曰射塚曰含珠曰含翠曰朝陽曰靈芝曰二仙
 曰招賢曰寶冠曰寶簪曰石鏡曰鳳凰曰香爐曰伏虎曰天冠曰五雲曰
 雙穴曰獅子者二巖三十有二東內谷者凡十九曰觀音曰索籥曰注金
 曰石相曰棲巖曰神跡曰文會曰霹靂曰樓真曰神王曰詩臍曰聽詩叟
 曰修道曰赤石曰侍郎曰騰波曰巾子曰響岩曰說法曰聽泉東外谷者
 凡六曰散水曰隱仙曰石佛曰仙岩曰讀書曰方岩西內谷者凡五曰白

楞

雨曰火焰曰童子曰文英曰寶陀曰寶香西外谷者凡二曰梅雨曰天柱石之奇者曰僧抱石曰含珠石曰龍潭石曰飲羽石曰獼猴石曰觀音石曰石廡曰石明堂曰石屏風曰石魚曰石倉曰石斛曰石橋曰石碁枰曰石浮屠曰石室曰石居士曰小石屏在東內谷曰石梁曰石行廊在東外谷曰虎蹲石曰覆盂石曰鷓尾石曰圓蘿石曰石門柱曰石城曰茶壚石在西內谷曰招賢石曰大梁石曰石鏡曰石天窗曰石塚在西外谷洞十有二東內谷者曰天聰曰龍遊曰新月曰羅漢曰烏洞曰南碧霄曰北碧霄東外谷者曰石洞西內谷者曰道松外風洞二一在大龍湫之右連雲障石壁上每大風將起則洞門木葉飛舞一在照膽潭上洞口大如斗風自口出遊人以手向洞口夏涼而冬溫而山之西北趾鄰永嘉界者曰道姑洞尤奇石屋層疊宛如雪房常若有人居者洞外巨石長數十丈坦平如牀側立者如屏風澗川之雲霞洞亦號為絕勝焉溪有四曰新溪水北

出南流會於寒坑入海曰筋竹溪一曰錦溪水自大龍湫出經龍平塘入海曰白溪水自靈峯諸谷中出東流入於海曰石溪水自山東北諸谷中出東行十餘里與大龍湫水合流東會於石門入海湫有三曰大龍湫曰小龍湫曰上龍湫寺有十八東內谷之寺曰靈巖曰靈峯雁蕩奇秀多稱二靈介於二靈之間者淨名也淨名與石梁真濟皆在東外谷西內谷之寺曰能仁曰羅漢曰瑞鹿西外谷之寺曰天柱曰華巖曰普明曰石門曰古塔曰本覺曰寶冠曰靈雲今諸寺大抵多廢而余所至為能仁為羅漢為瑞鹿為靈峯為靈岩為石梁石梁寺者以石梁得名也寺側緣磴有石洞一石自地出橫斜而來覆於洞上視之若虹之跨於空故曰石梁靈峯之瑰詭殆不可指數環左右前後而列者爭奇獻怪目不給賞大抵雁蕩諸峯巧通造化移步換形其名字因象取義者尚多有之而路窮徑塞蒙翳於荆榛荒草之中其奇未出於人間者亦不少也靈巖直靈峯之西展

旗峙其左。天柱峙其右。奇特雄偉。嶄然不可躋。而天聰洞小龍湫為尤勝。後有屏霞障。高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上有溫泉石室。旁有龍鼻泉。下有安禪谷。蓋雁蕩之障。有四屏霞障之外。有連雲障。在大龍湫。而在淨名者。曰鐵城障。曰游龍障。兩障相夾。深數百仞。呀然劃然。人行其間。望見天。僅尺許。障內有谷。曰珠簾谷。有洞。曰維摩洞。珠簾谷者。湖水嚙石而出。如萬斛珠飛落。蓋雁蕩無山不巖。無崖不洞。無水不瀑。至大龍湫。則瀑水化為煙雲。恠恠奇奇。真出造化。意表宇宙內。更無有能得其彷彿者矣。初余入雁蕩。自樂清來。宿於芙蓉村。是歲辛巳四月也。十月自黃巖來。宿於大荆。皆入雁蕩之道。道中望見雁蕩。上插霄漢。仙風靈氣。飛墮襟袖。懷抱頓仙。嗚呼。余懷遁世之思久矣。輾轉未遂。至是垂暮無成。萬念歇絕。他日人見有衣草履。芒鞋。拾橡。煨芋。而老於此間者。必余也。夫必余也夫。

遊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天而濱海。余以歲辛巳四月二十日由芙蓉踰丹芳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為錦溪。錦溪之水至此。從巨石落下。成小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有峯。屹立潭水中。傍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剪刀峯。至峯下行百餘步。忽變為石帆。張於空中。曰一帆峯。又行百餘步。又變為石柱。孤撐雲表。曰天柱峯。左右皆石壁。峭削詭狀。殊態不可勝數。又行百餘步。徑窮路轉。得大龍湫。為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雁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毬。如驟雨。如雲。如煙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下為深潭。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聞皆沾溼。忽大注如雷。忽為風。向過盤桓。而不下。蓋其石

態

望

壁高五千尺水懸空下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輒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布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觀不足亭而龍湫右側絕壁曰連雲障障上有風洞每洞口木葉飛舞則大風疾作又有小龍洞在東谷靈岩寺水自石城諫溪涪來會於霞障之右從岩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形如立劍之光明瑩潔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跡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既遊雁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忽仙去今追而記之不能詳也

龍鼻泉記

鴈蕩諸寺之最勝者稱靈巖障曰屏霞谷曰安禪曰會賢湫曰小龍湫峯

洞

而龍鼻泉

曰天柱曰展旗曰雙鸞曰卓筆曰玉蟾蜍曰天聰石曰僧抱石石屏風泉曰劍峯曰溫泉曰龍鼻泉尤奇從寺後上石磴盤旋數十折至大石龕龕高數十丈深數十丈石壁皆奇削龕脊嵌一石若龍陷入石中從下視之見其脊隆然外露繞下數十尺勢盡乃垂入龕底作懸鼻色紺碧而膩滑鼻端有小孔出泉水時時下滴飲之清寒雖盛夏如冰鼻上下皆有石若爪為攫拏之勢半露半入石中遊者或歌笑或奏管絃聲輒繞石罅中悠揚不即出下有呂祖廟墻陰有碑鐫絕句一章末署回道人題名區絕境宜為仙靈之所往來而余好山水多搜剔奇異遇異人而授吾書換吾胎骨者倘有日也耶

曹氏岫石記

歲丙子余在京師嘗過曹君希文寓舍希文出一石示余岫石偉麗其形若芝按其款識則宋元章物也今夫天下磊落不羈之人雅量高致之士

於世間嗜好一切不以屑意而其性情必有所寄託未有泊然頽然絕無所寓意者也元章以好石名於世余考傳記所載其家之所蓄者多矣迄今五六百年太抵盡零落於塵埃而委棄於糞土獨此石尚存於人間而遇希文珍而玩之且世守而勿失希文之風流蘊藉迥不同於流俗可知已矣余少時讀書龍眠山中偶得一石縱橫皆不及一尺羣峯參差巖巒岩穴畢具真神巧也見者皆奇之且曰此造物者有意為之始羅浮巨廬之草藁也有芝生於其側峯之上其大得石之半此尤自古愛奇好事之士未之見焉余既作文以記之而置之几上後余以饑寒馳驅客遊凡十年而歸則此石已不知何人攜去或委棄零落皆不可知也嗚呼以余之愛奇好奇事得此石曾不二十年而已不能保之而米氏之石至今猶有珍玩於騷人墨客之手者石亦有幸有不幸哉

樊川書院碑記代

樊川書院在黃巖縣南一里故有祠祠朱子而書院之建則康熙三十三年縣令劉君司教周君司訓平居率其縣人士之所建也嗚呼自孟子沒而道術不傳兩漢及唐雖有一二儒者闢出然而於孔孟之道未嘗聞也迨宋興而諸儒繼起朱子之學尤為純粹以精距今凡五六百年而天下莫不奉之為宗師即至遐荒僻壤山陬海澨非朱子之道不遵也可謂盛矣而黃巖之人士獨私之於樊川者何也蓋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而駐節於黃巖獨久樊川其書著授徒之地也當是時台海之間受業朱門稱高弟子凡十有四人而黃巖一縣遂居十一至於綱目一書則屬筆於趙幾道十一人中之一人也一時弟兄師友互相淬勵其流風餘韻沿至於元明而不替然則黃巖之人士獨私朱子於樊川不亦宜乎嗟乎自古以來地不必名勝而一邱一壑曾經大人君子之登臨則後世遂傳為遺跡至於其鄉之人尤私以為一方之先榮况朱子者上接乎孔孟之傳人人之

心皆有一朱子也人人皆有一朱子之心以私淑乎朱子之道登朱子之堂讀朱子之書吾見黃巖之人士其嚮往親切有倍蓰於他邦者矣書院落成於康熙三十五年又閱數年余來為督學朱子之十九世孫某謁余而請識其麗牲之口因繫之以銘銘曰

書院之興於昔有取厥始於唐宋元繼武俎豆絃歌揖讓偃僂講堂弘開震聾發聵天之牖民六經忽睹朱子篤生為斯文主聖學久荒仔肩撐拄考亭紫陽在在鄒武魯夷雲谷流風未窳粵若樊川山區水聚大賢所臨流澤甚溥傳道解惑邦人鼓舞歷世數十淪於宿莽邦人歎嗟請於太府爰新其堂爰峻其宇既改舊觀亦資功苦見羹見牆趨繩步矩俗學繁興舉業訓詁名遵功令實滋慢侮以惰以嬉羣即於盡勗爾多士知所規撫一登斯堂矯矯自豎遺經一編流風千古悠悠樊川無忝茲土

綠蔭齋古桂記

距虎邱三里而近有朱氏園林蓋昔朱某翁先生之所創也園昔為田為圃先生買而為園園之大二百畝凡費金錢數萬其間竹木水石亭榭樓閣重疊映帶極一時之盛先生垂沒而園分授諸子於是其季子天標得其東偏之綠蔭齋以讀書其間而時時召集友朋賦詩飲酒自是而朱氏之園惟綠蔭齋為最著齋之東有古桂一株蓋百餘年物其枝四面紛披而下其中可坐數十人每花開召客讌集其下綠葉倒垂繁英密布如幄之張如籥之設風動香落拂襟縈袖行酒者偃而入繞樹根而周客無不極歡稱歎而去天標嘗導余遊遍園中臺榭多傾圮矣水或涸而石或頽矣竹木存者十不及一二矣苔生於牖草環於亭非復曩日之盛而園中故有七松草廬七松者有松七株蓋宋元時物數里外望之挺然離立雲表自先生沒而七松地屬某氏某氏斧以為薪存者僅一株差小以隔於朱氏之垣得免焉嗚呼物理之盛衰何嘗之有良材異質辱於匹夫之手

者多矣吾悼七松所以幸古桂之遇也

蓼莊圖記

余讀陶淵明桃花源記慨然有遺世之思說者謂淵明生當晉宋之際志欲棄塵離垢高舉遠引託而為此記非真有是事今以蓼花莊觀之則夫幽巖深谷靈區異境隔絕人世者世固未嘗無也蓼花莊地近東唐距京師三百餘里而遙西山面之渾河遠之奧阻幽深人迹之所不到居民千餘家淳淳悶悶渾乎太古之意桑麻林麓遠近映帶婚姻嫁娶不出其里居人自始祖迄今無一識字讀書縣吏歲一來徵租信宿盡收而去子孫歷世無一入城市家家足衣食無貴無賤無貧無富凡器競凌害偷盜訟獄干戈擾攘之事離別羈旅之苦父老子弟傳世數十耳未嘗聞當崇禎之末燕趙間無地不被兵季自成陷京師尋敗走大清定鼎徵兵傳檄滿天下久之外人來傳說始知之其山川風物人民土俗是亦燕趙間之

一桃花源也給諫趙恒夫先生罷官居京師歲戊辰己巳間始聞其絕境窮搜得之搆屋築圃於其間初居人不知種稻先生謂地多水宜種稻教以種植之由是稻絕美勝他縣其地昔無網罟四河魚肥美人不知食先生結網得魚嗣後多有食魚者矣先生尋還京師然抗懷高寄嘗書蘇文忠忠詩於壁曰惟有皇城真堪隱萬人海裏一蘚藏是先生視京師猶之乎蓼莊也顧猶時時念蓼莊不置使善畫者為之圖余嘗披圖見羣山矗立高入雲表浮青飛翠千疊萬重而煙波浩渺蓼花彌望無際嗚呼余久懷遁世之思歎宇宙無所為桃花源者可以息影而托足不意人間復有之昔者武陵漁人既出迷不復能入今先生有居在焉無迷津之患葛中藤杖飄然竟往余得以相從終老於其間先生其許我乎

青布潭記

龍眠山口有三都館昔左忠毅公讀書處也余往來山中輒過其地望見

其下半里許有石壁甚峭峻臨水之涯往往指目之曰是必有異嘗欲往
搜其勝未遑也今年春始遊之與數人者偕先至三都館見雙鶴先生先
生忠毅公子也先生曰是為青布潭其石壁縱百尋橫百尋其上苔蘚蔓
延間生青草下臨深潭其旁有石徑側足而上僅得至其麓大石亂布縱
橫無端人前後行其隙間一石蹲潭旁尤奇余輩遂往涉河至其上相與
踞石而坐良久寒氣侵_肌膚先生又曰先忠毅家居時讀書三都館每操
舟順流而下至此或日一過因指其維舟處及他舊蹟相與感歎久之時
天寒冰凍諸子下至河干拾小石拋擊冰上取聲以為樂是歲壬戌正月
也

溫泉記

溫泉在舒城縣東南七十里山間泉出石下沸而出若釜中湯然土人為
方池於其前相去丈餘溝而引其水入池旁亦有泉相去不二三尺其水

寒其流細云水皆達於溪其他旁近之水亦往往有溫者而流不大溫亦
弗及焉山中入及道路過者皆來浴日夜不絕池可容十餘人皆裸而立
池中主人教余浴余不可乃濯足而歸

數峯亭記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於他縣吾卜居於南山距縣治二十餘
里前後左右皆平岡逶迤迴合層疊無窮而獨無大山水則僅陂堰池塘
而已亦無大流至於遠山之環繞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嵐
飛翠疊立雲表吾嘗以為看遠山更佳則此地雖無大山而亦未嘗不可
樂也出大門循牆而東有平岡盡處土隆然而高蓋屋面西南而此地面
西北於是西北諸峯盡效於襟袖之間其上有古松數十株皆如虬龍他
雜樹亦頗多有面有隙地稍低余欲鑿為池畜魚種蓮植垂柳數十株於
池畔池之東北仍有隙地可以種竹千个松之下築一亭而遠山如屏列

於其前於是名亭曰數峯蓋此亭原為西北數峯而築也計鑿池構亭種竹之費不下數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豫名之以待諸異日

硯耕記

世之人以授徒賣文稱之曰筆耕曰硯田以筆代耕以硯代田於義無傷而藉是以供俯仰此貧窮之士不得已之所為也余家世耕田讀書故稱饒裕余始祖自婺源遷桐至先王父凡十世未有以授徒賣文為生者明崇禎中遭賊亂家破久之先王父募人墾荒田數百畝聊足自給先人兄弟三人而先人所分受田宅僅十之二食指甚多不能給於是始授徒他方以餬其口而遺空日益甚先人既沒所遺債負若干余次第償之喪葬之事余獨任其費而所遺田宅及室中之需盡歸於吾弟余脫身遊或教授生徒或賣文製碑東西奔走何啻二三萬里所與士大夫交遊頗多然無度外之人為一憫其窮而援之者而每歲所獲存家中盡為戚黨姦人

此種多不
宜自叙

盜去計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是吾縣田直甚貴而良治為余買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寧歸居於此家眾凡十餘人皆游手惰窳不諳種植歲所稻收僅足供稅糧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硯莊每歲不過二三閱月即出遊於外奔走流離而余已浸尋老矣余之歸也年已五十尚無子家之人遂有覬覦此土而欲攘而有之者余自維潦倒一生未曾憑藉先世尺寸憂愁勤苦之餘僅僅有此皆得之筆耕用以休息餘年終吾世則已矣遑惜其後哉請姑待之

慧慶寺玉蘭記

慧慶寺距閭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人居其西南及北皆為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僱僧房數間著書於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

又為巡撫宋公重客宋公時時造焉於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
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
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為人所稱
虎邱繁華之地游人雜遝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
太史而為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
有人為看花來者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閒晝無事獨
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歎花之開謝自有其時
其氣機各率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為盛衰也今
虎邱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
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河墅記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連亘數州其奇偉秀麗絕特之區皆在吾縣縣治枕
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園林池沼之勝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間
羣山逶迤溪水滌洄其中有徑焉樵者之所來往數折而入行二三里水
之隈山之奧岩石之間茂樹之下有屋數楹是為潘氏之墅余裳裳而入
清池漱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環其宅於是升高而望平疇蒼_莽遠山迴
合風含松間響起水上噫此窮窮之人遁世遠舉之士所以優游而自樂
者也而吾師木厓先生居之夫科目之貴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豔
羨之中於膏肓入於肺腑羣然求出於是而未必有適於天下之用其失
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於是博搜徧採以
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滿天下三
十年亦嘗與諸生旅試於有司有司者好惡與人殊往往幾得而復失一
旦棄去專精_思盡究百家之書為文章詩歌以傳於世世莫不知有先
生問者求賢之令屢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混迹於田

夫野老方且樂而終身此豈徒然也哉小子懷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過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為記之

窮河源記

存莊未遂

河源自元人
窮之有胡後
遣使尋之乃
乃其實凡漢
唐諸儒記河
源皆非是

黃河之源自古未有窮之者元時始得之而後人頗有疑其非真康熙四
十三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余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
乃為記之按黃河之源土番名曰古兒班索而嘛其來已久至是上諭
使臣某往尋其源且曰聞其地多瘴癘不可進則止使者於四月初四日
發自京師五月十三日至一地曰呼呼諾而有大澤水色深碧水旁低而
中央特高澤之西有石山一土山三東西寬而南北稍隘澤周六百餘里
產魚二種身圓而無鱗腹濶頭尾皆尖削其色黃其口齊身有黑點長二
三寸至四五尺口小者土番名曰那胡口大者名曰布哈明日至一地曰
呼呼布拉克其土番之長曰色卜騰扎而色卜騰扎而導使者行六月初

地望今釋
鄂陵作鄂
雲扎陵作
李陵

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曰鄂陵周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之西有澤
曰扎陵周三百餘里此二澤東西相隔三十里許中皆產那胡布哈二魚
初九日至一地曰鄂墩塔拉即星宿海也登高山望之見小泉億萬不可
勝數羣山四周土番名曰庫而根即崑崙也山最高在東北者曰烏蘭杜
石在西南者曰布胡珠而黑在南者曰古兒班吐而哈其諸泉曰噶爾馬
塘在西者曰巴而布哈其諸泉曰噶爾馬淙穆朗在北者曰阿克塔因淩
奇其諸泉曰噶爾馬沁尼此三山之泉流為河三支即所稱古兒班索而
嘛也三河東流入於扎陵自扎陵流於鄂陵自鄂陵流出是為黃河也自
三河外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為小河者不可勝數皆入於黃河自呼
呼諾而至星宿海產野牛野驃豹狍狸獾盤羊鹿麇小黃羊羖羊獐獺獾
狐等獸使者於六月十一日發自星宿海不由舊道東南行欲視冰山並
河經流之處行二日登哈而給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諾而山南流繞撒

除克山之南。北流至巴而托羅海山之南。踰數日。望見冰山。山最高。雲霧蔽之。土番言此山有九高峯。長三百餘里。自古至今。冰不消。常雨雪。一月得晴三四日而已。又行十餘日。至席拉庫特爾地。見黃河流過。冰山又南行。過高嶺。曰庫里。行百餘里。又至黃河岸。蓋黃河自巴而托羅海山東北流。入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師至星宿海。計七千六百餘里。地勢最高。人氣閉塞。多喘。非瘴癘也。崑崙高入雲表。彌望蔓草無際。風甚厲。人馬行其上。慄慄不勝吹。未幾輒有死者。土番貧無食者。於星宿海旁。取那胡布哈魚自給云。

○日本風土記

亦非未定

日本即倭奴國。與中國隔絕東海。於諸夷中最強大。有二十六島。島各有王。統之。國主曰京王。居於東京。擁虛位。逸樂自恣。而一國之權則屬之大將軍。東西直大。抵與江南浙江相對。北則隣高麗。南則隣琉球。所產米穀。

甚美。過於中國。亦多嘉魚。他花樹亦多奇品。所需於中國者。氈毯綾絲之屬。尤重古窰器。其國不鼓鑄。惟用中國古錢。古錢以洪武通寶為最貴。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及古奇器。初購十三經二十一史。往往不惜價千金。人相見無禮文。一盤膝。一低首。即為恭敬。男婦皆跣足。僅曳一皮屐而已。衣無襟裾。但縫成一大幅。畧作短袖。掩半臂。用大帶束股。人皆去鬚髮。留鬢毛。及腦後髮。為一小髻於後。所居屋高大。席地而坐。入門置屐於戶外。飲食尊者居中。餘圍坐。其饌皆乾炙。無羹汁。酒香烈。飲之易醉。其餘大抵與中國同。凡中國有商舶至。即遣小船來詰何等貨。名曰班船。復遣一小舡監護之。海濱列市數十。以居中國人。號曰庶街。每百年則發兵盡殺之。名曰洗街。島之大者曰薩摩。一曰撒斯瑪。商舶所集最盛者曰長琦。長琦多官妓。所居皆大宅。無壁落。但以綾幔分私室。夜則私室各張燈。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諸商多溺惑。盡傾其資。其俗好佛敬僧。稱中國人曰唐。

人蓋唐時兵威所懾亦猶漢武帝征匈奴後稱中國人曰漢人也明之季有西洋人為邪術曰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入信之其教大抵男女羣居各授以祕術人各自持雖母子夫婦不以相親入其教者雖死生患難不肯易教主遂集眾作亂其國大擾大將軍發兵盡滅之焚其舟於是絕西洋人往來凡他國人至者於通衢置一銅版刻天主形於上使踐踏而過之搜索囊橐中有西洋一物必合船盡殺焉明遺臣有祈師於日本日本許之已而師不果發至今海外諸國無不上表入貢聞日本獨否



